

★ 家人

定格亲情 伴我远征

■ 邵绪昌 王宏阳

自2021年8月26日出国至今,中国第九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的官兵已经在岗位上坚守了300多个日夜。他们中许多人的微信头像是和家人的合影。此外,有的官兵每次出任务都会把家人的照片装在口袋里,有的官兵休息时会经常翻看家人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里,饱含他们对亲人深深的牵挂和思念。

那天,施工任务结束返回营区后,工兵分队一级上士郑志海,又和战友不约而同地高举手机寻找信号,只为给远方的家人发句“平安勿念”。但营区信号断断续续,时有时无,一条平安信息可能要延迟几小时才能发送成功。

郑志海的钱包里珍藏着一张和家人自拍的全家福。这张照片是在单位家属楼公寓里拍摄的。当时是在维和出征前,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自驾7个多小时,从河南老家来到郑志海所在的驻地探亲。

那天,一见到郑志海,儿子便兴奋地扑进他的怀抱,缠着他“举高高”。妻子担心郑志海过段时间去集中隔离时日用品不够用,大包小包地为他购置了满满一后备箱。每天晚饭后,一家三口都会来到营区篮球场。郑志海教儿子投篮,妻子在场边幸福地注视着他们父子俩。

不久后,郑志海就要返回营区进行集中隔离。分别前,妻子红着眼圈叮嘱他:“我知道参加维和是你的心愿,放心,我会在家照顾你和老人。”随后,郑志海举起手机,一家人拍了张自拍。照片上,郑志海的怀抱中,儿子可爱,妻子深情。

到达马里后,郑志海想家时,都会看看这张照片。“儿子前两天又在班里拿了小红花,你看他笑得有多开心……”网络有信号时,郑志海会让妻子发给他一些儿子的照片。看到儿子的成长,郑志海感到非常欣慰。不久前,妻子告诉他,儿子已经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了,还总是说“爸爸不在家,要替他照顾好妈妈”。听到这些话,郑志海的眼



图①:郑志海去执行维和任务前,妻子带儿子来部队探亲,一家人拍照留念。

图②:韩峰在探亲期间陪家人玩军事模拟类真人户外游戏。

图③:董子玉与妻子的新婚合影。

眶不禁有些湿润。

二

韩峰是工兵分队的一名翻译。不久前,因表现突出,他获得了联马团“司令嘉奖”。

在韩峰宿舍的床上,有张他与妻子一起玩军事模拟类真人户外游戏的合影。照片是在维和的那次探亲期间拍摄的。在韩峰的影响下,11岁的儿子冰冰成为一个小小军迷,平日里喜欢玩一些军事类的游戏。那天,一家三口手擎玩具步枪,韩峰和冰冰组成蓝队,战胜了妻子所在的红队。一家三口高兴地合影留念。

韩峰归队前,儿子把他拉到一旁,一脸严肃地悄悄问:“爸爸,你不会有事

吧?”韩峰这才意识到,儿子小小年纪已经开始懂得使命背后的分量。

出国前一天,恰好是韩峰和妻子结婚15周年纪念日。妻子在微信上说,希望他能顺利完成任务,平安归来。同时,她还给他发来儿子作的一首《出征行》:即将维和赴马里,雄姿英发满衣裳。志在万里骁勇在,更愿出征一路安。

三

身在梅纳卡执行分遣队任务的维和官兵董子玉,每次外出施工前,都会把一张与新婚妻子的合影放在身上。照片后面,有两行字:“既许一人以偏爱,愿尽余生之慷慨。”2021年7月,去照相馆拍摄这张婚纱照后,妻子

作者提供

用秀气的小楷写下这两行深情的话。妻子鼓励他:“我愿意做你的后盾,守好你的大后方,让你放心地去为国争光。”

梅纳卡的网络信号时断时续,董子玉经常会把手机高高举过头顶找信号。有时候,董子玉会凌晨三四点起床,找到前一晚编好的消息,摁下发送键。信息发送成功的那一刻,往往是董子玉一天中感到最幸福的时刻。

“在家,我们是儿女、是爱人、是父母,但走出国门,我们就是肩负和平使命的中国维和军人。”工兵分队队长安少永说。那一张张珍藏的相片里,定格着维和官兵难忘的记忆,更流转着家国情怀。不久前,第九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的官兵将踏上归国旅程,见到许久未见的家人。“平安凯旋”是家人对他们的期盼,“不负使命”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深情回应。

儿时那个冬天,我穿着“蒲窝子”玩雪。妈妈喊我回家吃饭,我还没玩够,死活不肯离开。她二话没说,背起我就走。我在妈妈柔软的后背上,又抡胳膊又踢腿。妈妈便摇晃着身子,哼起了儿歌:“拉大锯,扯大锯,姥姥家,唱大戏。姥姥不给饭儿吃,打个鸭蛋儿吃……”听着听着,我也不闹了。

沙山到了,我放下妈妈后,她弯下腰帮我掸了掸腿上的尘土。过了一会儿,我扶妈妈坐上驼背。养骆驼人牵起缰绳,骆驼慢悠悠地站起来,低着头,抬起脚,带着我们向前走。沙山像一只弓,像一座桥,弯弯地伸向远方。妈妈骑在驼峰上,抬手抹了抹白头,发,回过脸,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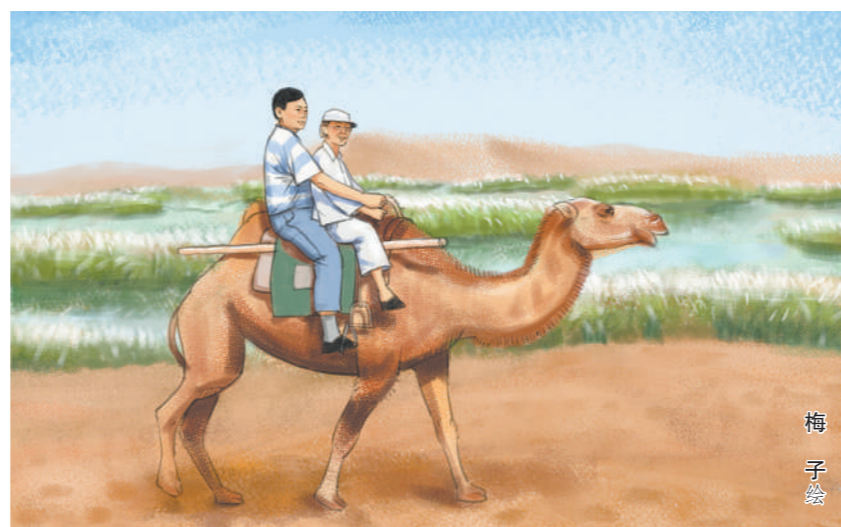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,太阳从云朵中喜滋滋地走出来。远处的沙山,近处的妈妈,都披上了金灿灿的光华;就连妈妈的眼镜片和那一双驼蹄也都忽忽闪闪地亮了起来。那天,亮丽的沙山,温暖的欢笑声,清脆的驼铃声,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。

不知不觉间很多年过去了,今年的七夕又要到了。我多想天上真的有银河,河上真的有鹊桥。我多想踏上鹊桥,朝着桥那边的妈妈再喊一声:“妈妈,我还要背你去看看那清清的水、蓝蓝的天……”

拉住了妈妈。妈妈似乎还是不愿意,却也收起花镜,慢慢地伏到我的背上。我直起身,轻轻地向上掂了掂,朝着茫茫的沙海走去。

骆驼刺扯着我的裤脚,砂砾硌着我的鞋。我猫住妈妈那瘦精精的双腿,小心翼翼地绕过草刺、碎石,缓缓地,一步一步脚印,迎着远远的沙梁走。妈妈怕我走不稳,紧紧地贴在我的背上,一动也不动。她的双手搂紧我的脖子,手背上一条条青筋,蚯蚓般蜿蜒着。每过一会儿,她就抬起一只手,轻轻地拭着我额头的汗水。

蓦地,我觉得后脖颈有些湿润。或许是汗水浸透了吧?不对,那是妈妈的热泪!“妈妈,这有什么?小时候,您背我踏雪,现在我背您踏沙,不都是很开心的事吗?”“没什么,没什么,就是沙子迷了眼。”说着,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

梅子绘

本版投稿邮箱:bjbjrt@163.com

『三嘎子』背后的记忆

■ 陈柏清

那年除夕夜,吃过团圆饭,我们大人坐在灯下叙话,孩子们嘴里含着糖果在屋里屋外嬉笑打闹。这时,不知谁开头谈起了各自的小名。二哥说:“咱大哥最有出息,一定是因为小名取得好。王金,‘玉’就够好了,后面还有个‘金’字。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二哥的小名也不错啊。玉银,虽然不是‘金’,坠着‘银’字也很好。你们看看我的小名!”二哥夸张地瞪着眼睛大声说。大家心照不宣,笑得厉害了。为什么笑得厉害呢?因为二哥的小名叫“三嘎子”,这个名字可有一番来历。

那年,父亲因工作调整,选择从部队回到自己贫困的故乡。从父亲驻地到故乡有几千里路。经过简单收拾后,父母带着我们几个孩子,又带了一些锅碗瓢盆,就这样上路了。

行至中途,突遇大雨,交通受阻。父亲联系到一位正在当地驻扎的姓吴的战友,请他帮忙解决了住宿问题。这位吴伯伯家也有几个孩子,年纪和我哥哥姐姐们相仿,大家便整天一起玩耍。他家有间小房,和部队一墙之隔。孩子们披着塑料袋做的简易雨衣,满院子追鸡撵鸭,玩得亦乐乎。由于一连几天天气不好,再加上小孩子择席,三哥白天黑夜都哭闹着不肯睡觉。母亲怕影响吴伯伯一家休息,每天吃过晚饭,外面还下着小雨,她就背着三哥满院子走圈。吴伯伯见状,就对母亲开玩笑说:“弟妹,你真惯孩子,这孩子这么闹人,得打屁股!”说着,吴伯伯假装做出打屁股的动作。大家以为三哥一定会被吓哭,没想到三哥奶声奶气地说:“四哥哥大肚子还吃两碗饭,你怎么不打他?”几个大人瞬间被逗得哄堂大笑。三哥说的“四哥哥”是吴伯伯的第四个孩子,虽然年纪不大,可胖得圆滚滚的,饭量特别好,一顿能吃两碗饭。谁也没想到三哥这么小就能如此反驳,门口坐着的吴伯伯笑着说:“真是个小嘎子”,以后就叫他“陈嘎子”吧!

那时候,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家喻户晓。吴伯伯一说三哥叫“陈嘎子”,大家看看三哥在母亲背上歪着脖子一副不忿的小模样,立刻表示认同。大人们说:“这孩子还真像张嘎啊!”后来,不知怎的,这个名字就在爸爸的战友中间流传开来,只是把“陈嘎子”改成了“三嘎子”,父亲索性把“三嘎子”做了三哥的小名。三哥上小学后,父亲的一位战友到我们当地出差,父亲请他来家里吃饭。这位叔叔还特意说:“我要见你家三嘎子!”

小名叫“三嘎子”的三哥与军队缘分不浅。他小时候上的部队幼儿园,到了建军节、国庆节都会和小朋友们去部队演出,演杨子荣是他的拿手节目。每当此时,他会穿上特制的小军装,腰里别着木质的小手枪。节目中,他拔出小手枪,“砰砰”两枪,扮演敌人的小演员立刻倒地。三哥活灵活现的样子总能引得台

下一阵喝彩。有一年“八一”汇演,因为动作用力过猛,三哥崴了脚,但他还是一声不吭地完成了整场演出。演出结束后,等幕布一拉,他再也忍不住了,倒在了台上。老师上前一看,三哥脚脖子都肿了。老师心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,赶紧背起三哥去卫生所。多年后,每每提及,她还说,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当时咋挺过来的,太坚强了。三哥听了只是“嘿嘿”地笑。

陈家有个“三嘎子”在小镇上了名。我家住得离部队大院不远,战士们跑操路过我家门口,常常会悄悄用眼神彼此传递信息——那个“三嘎子”就住这儿。

三哥从小就立志从军,可后来因为视力不合格,没能实现这个梦想。但是,随着我嫁给军人,三哥有了当军人的姐夫,总算慰藉了他内心的军人情结。

人生易老天难老。回首相看,那些成长路上与军旅有关的故事总有些别样的况味。这也许就是军人家庭的某些特殊性吧,烟火里多了几分军人豪气。

欢喜向阳生

■ 凌寒羽

还真把我的微信备注改成了“北方有佳人”。

因为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,我性格里有股不服输的倔强。刚毕业时,我总想“干一番大事”,但分配到连队后,一些琐碎繁杂的工作总让我心里有些失落。“你不是喜欢向日葵嘛,我给你种点!”彭彬彬笑着安慰我。他找来向日葵种子和化肥,利用休息时间,刨土、下种、浇水、施肥。后来,他经常给我发向日葵生长的照片,从嫩芽到幼苗,最后长成金黄的向日葵。我从中感受到了力量,更感受到了他细致入微的体贴。

温柔融化了忧愁,爱意点燃了斗志。在他的激励下,我也种了一盆向日葵,提醒自己像向日葵一样心向暖阳,乐观积极地扎根连队。

有一次,彭彬彬被单位派去执行任务,我俩暂时失去联系。那段日子,每晚睡觉前,我都会给窗台的向日葵浇浇水。我把金灿灿的向日葵视为心底的一个“发射器”,期望它能把我的思念发送给远方的爱人。

去年夏天,因工作调整,我俩结束了异地状态。于是,家里就形成了一个“传统”——每周五晚上,我和他都要将自己这一周的“成果”带回家“比试”。各自发表的新闻数量、体能考核成绩等,都是我们的“较量项目”,成果逊色的人要干家务。这种你追我赶的方式,既有乐趣,又让人备受鼓励。我至今记得申领结婚证那天,我俩交换了彼此的奖章作为定情信物——这不仅是一种纪念,更是一种亲切的激励。

“琴瑟谐两年,欢喜向阳生。家国本一体,卫国如守卿。”那天,收到我发去的向日葵照片,彭彬彬写了这首小诗,发在了微信朋友圈。我想,这就是我们这两朵“浪花白”对爱情和事业的真情告白。

★ 那年那时

妈妈出生在农历七月初七,大名叫“尹福秀”,小名叫“巧”。她的名字是当过私塾先生的姥爷给取的,大抵就是“七夕乞巧”“福秀伊人”的寓意吧。妈妈没上过学,只认得少许几个字,还是拽着姥爷的衣襟学来的。

20多年前,我在西北边关一座军营里服役。80岁的妈妈想我了,赶到部队来看我。那时候,我工作非常忙,妈妈来了一个多月,我竟无暇陪她转一转。一天傍晚,快吃晚饭了,妈妈却不见了。我急坏了,请战友们帮忙四处找。过了许久,一位干事领着妈妈回来了。原来,妈妈一个人闷得慌,就溜达到附近的公园看景去了。干事说,妈妈独自坐在岸边,看着黄河发呆,手里还捏着一根小树棍。地上还大大地写着我的名字。也许是看我板着脸,妈妈笑着说:“鼻子底下有张嘴,丢不了。去看看水,还真不错!”那一刻,我暗下决心,今后一定要多带妈妈去看看那清清的水、蓝蓝的天。

今年8月,我要去宁夏。因为不放心留妈妈一个人生活,我便想带她一起去。妈妈怕给我添麻烦,一开始没有答应。我便张开双臂比划:“那儿可有一大片水,清清凉凉的,叫‘沙湖’……”眼镜后面,妈妈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忽地一闪,挑起嘴角,点了点头。

期间恰逢七夕,我抽空带妈妈去看沙湖。上船后,妈妈一会儿望望天际那连绵起伏的沙丘,一会儿瞧瞧湖中郁郁葱葱的芦苇。“快看哪,这里也长蒲子!”妈妈伸手指了指前方那些芦苇,兴奋地扭过头看着我。

我的家乡在山东,村边有条河,水清清的,岸边长着一丛丛蒲草,和沙湖中长的芦苇有些像。妈妈对蒲草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以前每到秋天,她都会收割

